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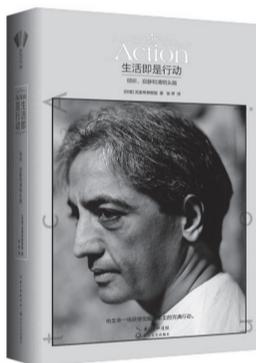
新书上架



不打扰是我的温柔
作者：孙小美
标签：文学 随笔

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，经历那些悲欢离合。有时候，我们会拼命地争取所谓的美好，用强求给自己逆天改命的机会，但是，实际上，很多时候，该放手的终须放手，该面对的终须面对。爱或不爱，相守或分离，都是彼此的宿命，你无须纠结于其中。不打扰，不是怯懦的退缩，不是无能的逃避，而是在不值得不应该不必要的感情中轻松抽身的态度，这是对别人的温柔，更是对自己的温柔。

每个女孩都是感情家，每个女孩都在感情中慢慢地完善自我。本书中，一定有你的某种情绪，一定有你的某种经历，如果你有瞬间的心动，或者瞬间的感受，请一起，珍惜温柔，好好爱自己。



生活即是行动
作者：【印度】克里希那穆提
标签：哲学 人生

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于恐惧或痛苦中（精神或身体等）并渴望从中解脱出来。而这些恐惧或痛苦产生于欲求，随着欲求对象不断变化，人会变得越来越贪婪、虚荣和肤浅。于是你又急忙寻求一种慰藉——对真理、永恒的追求。但是，这些精神层面的追求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欲求，通过这种方式，人只会暂时得到心理安慰。

如果想要摆脱痛苦而达到幸福，需要人们全然地察觉，充满地行动，一切问题的解决应从根源着手，而不是缝缝补补。这不是一堆空洞的话，而是需要读者进行仔细思考、完全理解并采取行动的过程。



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
作者：【美】丹尼尔·查莫维茨
标签：科普 植物

通过着重介绍遗传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，作者带领我们走进植物的内在世界，展示了植物如何分辨上和下，如何知道邻近的同类已经遭到了一群饥饿甲虫的侵害，是否能够欣赏你一直放给它们听的齐柏林飞艇乐队的音乐，或者是否更偏好于巴赫那旋律优美的连复段。通过对植物触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视觉以至记忆的考察，作者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：植物会不会对周围环境有意识？

本书难能可贵地对我们踏过的草丛、嗅过的花朵、爬过的树木给以深入关注，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科学和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。

荐书有理

苏童说他：文字汪洋恣肆，想象奇诡丰富。
邱华栋说他：让人想起先锋派马原的“叙事圈套”。



《去蓝朵河参加舞会》

◆内容简介

《去蓝朵河参加舞会》是90后新锐作家谭人轻的短篇小说集，由6篇小说组成。以想象力和故事叙事方式为重点，后期更侧重于探索现实里“自我表达”的更多维度，以及“小说叙事”的更多可能性。如《去蓝朵河参加舞会》《驾驶员，你在爱的旷野》《这世界呢光》这一系列都市情感小说，以相同名字的男主角，带出情感边缘人的一种生活状态。特别是《这世界呢光》中多角度的叙事手法和主题，使整篇小说丰满扎实，显出作者写作上的一种成熟。而带有小说《摸彩》则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，独具黑色幽默感。苏童、程永新、邱华栋等老师评价其文字汪洋恣肆，想象奇诡丰富，像是“卡尔维诺”遗失在中国的孩子。

◆人物介绍

谭人轻

男，生于1992年末的湖南。自高中开始写东西，一直学习理工科，经过几年胡乱摸索，侥幸获过几个奖。十八岁前曾想组个摇滚乐队，无奈种种缘由郁郁而终，原以为度过高考往后能较为顺利地自由发挥，于是一路考试直至大学，最后发现苦中作乐才是唯一能自己决定的事，于是苦读《孙子兵法》以及各类小说。目前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，情绪稳定，仍然较为乐观地相信明日，一如昨日相信未知的今天。

◆精彩书摘

从光荣镇建立之初，一切就如羊皮卷里记载的神秘预言那样，被预先敲定。每年六月，风暴便会升起，从小镇南部席卷而来，虽越过延绵群山，风力却没有减损。到那时，风暴所到之处草木皆萧瑟，卷起飞沙走石遮云蔽日，街道上能见度不足五十米，行人不得不闭门不出。由于这种古怪的自然气候，光荣镇的空气中含沙量高，镇民日夜呼吸这种粗糙的空气，几乎都患有便秘。

为了解决这种让人难堪的问题，光荣镇的创始人开始研究这孕于自然的风暴，企图感通天地，获得根治之法。他们奔波在镇子四周的各处，观察飞禽走兽，分析阴阳四时，静坐，冥想日月星辰的轮转，将具体事物演化为抽象符号并铭刻在巨石之上，再将那些符号篆刻在形状规整的小石块里，由镇民轮流抽取。

据保存至今的可考镇志记载，当时石块上篆刻的符号分“清”、“浊”两种，抽到“清”类符号的村民，即会获得神秘的自然之力，化解内部郁结的瘴气，在那一年里诸事顺畅。相

反，抽到“浊”类的村民则如背负命运不幸的诅咒，在往后的一年里将遭遇灾难，穷困潦倒。两类符号总计28种，涵盖了自然之中人们可以捕获的诸多事物，从天地、山川、鸟兽、火焰，到洪水、电闪、雷鸣不一而足。这种“抽取”每年举行一次，地点选在镇前开阔的空地上，面对着连绵山峦与缓慢流动的河流。每当山峦染上木棉红时，人们便会聚集于此，由镇长带领开始这种神秘又用途尴尬的祭祀。

随着机械的诞生与发展，快速旋转的世界开始撩拨光荣镇的钢弦。在某天夜里，镇长家传出了断断续续的生了锈的发动机工作的声音，自那以后，机械开始以不容分说的高傲姿态踏入了光荣镇人们的生活。就在悄然升起的机器轰鸣声里，许多事物正悄然改变，可风暴却总是如期而至，空气中的含沙量一如往常的高，所以那套古老的关于抽取符号的仪式亦留存至今。只不过，在1830年大洋彼岸的工程师乔治·斯蒂芬孙，利用一辆机车把数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之时，光荣镇也衍生出了一种，按当地的颇有学问的那些人的说

法便是“更加科学、美观也更优雅”的抽取方式——摸彩。与原先不同的是，摸彩将原来的二十八个符号改为二十八个数字，并印在画有光荣镇图样的小纸张上，活动由镇长每年统一的时间举行。一年里其余时间，镇长办公室可售票，镇上也有彩票售票点，全镇按季度举行小型博彩活动。

其实“摸彩”是镇里有了造纸机之后，由镇里印刷厂里那个大肚子老板首先提出来的。在一个燥热的星期三下午，这个秃顶了的中年男人，站在镇长办公桌前，挥舞着一份由他厂里印刷出来的报纸，扯着嗓子拼命地嚷嚷了六个小时。在他红着脸把提议以及穿插其间家庭琐事全部说完之后，那个坐在角落里带着老花镜的镇长，就像亲眼见证了一项伟大并激动人心的新发明一样，灰暗的眸子闪烁出明慧的光芒。没有经过任何商讨，他立即愉快地同意了那个秃顶男人的提议。事后，镇里人议论，提议之所以能这么快通过，并不是提议本身有多么明智，而是因为那个红着脸的秃顶男人是镇长的女婿。